



琴台客聚 潘國森

誠邀醫生界指教

假如善良的香港人以為「同樂運動會」只是一場運動會那麼簡單，就應了孟子說的：「君子可欺以其方！」你們知道如果栽進了「同志」和「多元共融」陷阱，會「共」出一大票什麼人嗎？

「男同性愛慾者」(Homosexuals)自稱「同志」，已經嚴重誤導公眾。20年前他們只講「GLBT」，現在已高速發展成「GLBTQIA」！

「Gay」與「Lesbian」就是「男同性愛慾者」和「女同性愛慾者」。中國讀書人沒有那麼愚蠢，早知道「男風」與「Homosexuality」是兩碼子事！其實有不少「Lesbian」認為自己被「Gay」利用了，而且「Gay」罵「正常人」(借用某議員的說法)是「恐同症精神病患者」之餘，他們當中倒有不少人憎恨女性，連「同路人」的「Lesbian」也看不順眼！

「B」是「Bisexual」，誤譯「雙性戀者」，應譯作「雙性愛慾者」。這個詞的產生，其實是有個別前度「Gay」由「只能愛男不能愛女」，回復「正常」可以娶妻生子，「打臉」了「同性戀為天生而不可改變」的謬論。「基解霸權」於是另作「Bisexual」來「補鑊」。漢文帝有寶皇后為他傳宗接代，又寵薄夫人，再加男寵鄧通，他絕不是「同性戀」，他實是「Bisexual」！

「T」是「Transgender」，譯作「跨性別者」，催生上文提及男人砍掉生殖器跑去參加奧運女子舉重的奇聞怪事。



思旋天地 思旋

贏在起跑線的人

在一個藍天白雲、和風吹拂的下午，思旋與多位精英家長及他們的優秀兒女在深水灣高爾夫球會品嚐下午茶。大家興高采烈地圍繞「天道酬勤，成功無捷徑」的主題而討論。大家開開心心地傾談，暢所欲言，氣氛相當熱烈融洽。

閒談中的主角落在一位剛在DSE放榜中考得40多分並以自己第一志願進入了香港大學攻讀工商管理及法律雙學士學位。眾人七嘴八舌恭喜這位幸運兒，大家心裏都有一個問題：「妳如何能考得如此優異成績，又能進入自己心儀的大學攻讀學科呢？」

大家不約而同地猜測這位女孩的母親一定安排很多課外補習班與興趣班，每日一定過得緊張忙碌。年僅17歲，長得很精緻的少女，她的父親是電腦專職工程師，她的母親是資深律師，畢業於香港大學。她的姐姐即將在香港大學法律系畢業。難得的是，她和姐姐自幼都得父母寵愛，專心着力培養她們成才。自幼稚園起便努力練習入讀考試技能，期望女兒都能贏在人生起跑線上，果然逐夢成功，姐妹二人先後考入了銅鑼灣聖保祿名校，直到中學畢業，先後都考入香港大學。無獨有偶，母女3人都是校友，成一時佳話。或許是基因關係，母女3人兒時都有一個理想志願，就是長大後當個律師，為社會服務。

這位律師母親是位相當開明的家長，一直以來她非常尊重女兒們的

興趣與愛好，而女兒們也極能自覺努力學習，不用父母掛心。可以說她們是在一個幸福家庭健康成長的幸運兒。剛以高分考入香港大學的少女，原本也有長輩鼓勵她選修醫科，不過她依然追隨母親與姐姐的人生路。面對當前大勢所趨，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同時香港財富管理中心前景亦將大好，故此她選擇攻讀工商管理和法律雙學士。幸得父母完全尊重女兒的選擇，還多方鼓勵她謹記天道酬勤，成功無捷徑。

其實，家裏的長輩們都對這對寶貝寵愛在一身，常帶她們到高爾夫球會及馬會等會所見世面，期望她們在成長的過程中亦能擴大社交圈、擴闊視野，長大後成為對國家、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在茶會上，有一位在英國留學因假期返港放假的少年，他的父母親都任職歐洲與香港的銀行高層。這位男孩子小學後便送到英國名校就讀，眼前的他，談吐舉止大方，對長輩彬彬有禮。可見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緊密結合，適當地給予孩子們自由、健康生活，同樣可以培養成才。

這位少年，當疫情緩和後便將返英國繼續留學，他的願望是考進牛津或劍橋攻讀。我們衷心期望他們都能堅持自己的理想，去努力奮鬥。思旋腦海中突然想起張學友東京奧運主題曲《堅持的意義》……陽光中鼓舞，行過奮鬥路，贏輸不知道，心中價值最高。憑辛酸鼓舞，留過了記號，明天終點見，以信念來達到！



心窩常開 潘明珠

讀紅繪本 感恩活着

晚飯後，我和母親一起看中共百年黨慶的文藝表演，精彩！節目以連場歌舞表演，演出新中國歷史發展，令向來早睡的媽媽愈看愈精神，之後我們喝夜宵糖水，她話匣子打開了，要告訴我她過去在農村的勤耕生活，打仗時又怎樣照顧弟弟、拖着牛迷途走難。我還是第一次聽媽媽講爸爸下鄉勞動的故事哩。

「上世紀五十年代，當時百廢待興，你父隨同共產黨指示下鄉任教師。我就守在農村的家。」媽媽說：「其實，你爸每周只教一兩天的書，大部分時間投入修路建樓。回家時，我看他曬黑了，手腳起繭便明白，但大家為國建設沒怨言！」

一席話，我完全明白中國人民迎接百年黨慶為何那麼激動、那麼高興了！「你們新一代讀英文番書長大的，應多聽我講這些，補充認識歷史呀！」媽媽語重心長地說，因為她的孫子孫女，一聽到她要話當年，就想避開。

我拿出表妹遞過來的一些繪本，對她說：「有方法！我們以繪圖精美的繪本，邊說故事邊講歷史，孩子便更易明白呢！」媽媽看到這些書，有寫戰爭大時代的如《百年家書》、《井岡山上炮聲隆》、《小英雄雨來》、《繡花兒》(見圖)，也有以新中國建設及改革開放為主題的，如講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港珠澳大橋《超級大橋通車了》、講愛國科學家錢學森的故事《月亮上的環形山》，還有以偉大的中國夢為主題的《中國天眼》、《我的祖國》，後者從孩子的視角看中國的驕人發展；媽媽讚我選書選得好！

她對保妮妮著、陳波繪的《繡花兒》尤其愛不釋手，這是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繪圖美，有文化特色，彷彿掀起媽媽精神和情感的記憶。《繡花兒》故事講述抗日戰爭背景下，中國小女孩繡兒一家，與僅有數面之緣的一位日本母親之間的故事；繡兒家在北京開了繡衣店，有位日本客人常來，後來繡兒媽媽將一件繡着梅花的肚兜賣給了這位即將做媽媽的日本女人。後來戰爭結束，日本女人遺棄孩子在繡店門口，要該能活下來嗎？

「戰爭已經打了好幾年……城裏每天都有人死去。爸媽盼着我能結結實實地活下來。」戰爭年代，人們生存艱難，能活下來就已經很滿足了，母親喃喃地重複書中這句……

真的，現時疫症這場大戰爭下，我們結實地活着，能讀書、能歌舞慶百年，都要感恩、珍惜！



梁袖乾坤 余似心

殺出個黃昏

最近看了部令人喜出望外的港產片《殺出個黃昏》，感動、回味良久，也讓人反思。

電影由林家棟監製，謝賢、馮寶寶和林雪主演，老戲骨的演技恰好處，不溫不火，謝賢那時不我與的落寞老人形象就一直印在腦際；馮寶寶那無奈與傷心的母親就和她所唱的歌《倦》混成一體；夜，可知我累……觀眾都感受到她的累與痛！還有林雪和姣女間的情義，也變得實在。

電影講述3個年輕殺手的晚年，帶出了社會老年人面對的老、病、窮、孤單等問題；也說出家庭常面對的親情殘酷、疏離冷漠；代溝矛盾……但大家別誤會，這一齣不是悲劇電影，而是喜劇，充滿黑色幽默，笑位多，有點誇張，卻絕無冷場……多大的問題，這3位老主角



電影《殺出個黃昏》充滿黑色幽默又令人感動回味。 作者供圖

都能以智慧和本身的能力去解決，不玩悲情，講正能量。

老年雖踏入黃昏，反叛少女鍾雪瑩的出現為全片帶來活力與生機，成了兩代人間的強烈對比。她失去家庭溫暖，卻與陌生的殺手老人講出爺孫情，細膩感人，像電影裏流竄着的一股暖流。

「第25屆加拿大Fantasia國際電影節」邀請《殺出個黃昏》於蒙特利爾舉行首映，影展官方高度評價這電影為「幽默、動人及充滿活力」。

電影的結局令人愉快，讓生命延續。讓人思考的是親情有時是殘忍無情的，父母可以拋棄子女、兒女只覬覦父母的錢財。幾個無血緣的人走在一起，反而可以互相扶持，相濡以沫，讓生命發光和熱。不同年紀的觀眾都會有不同的得着。作為香港人分外有親切感，那份韻味、感受和氣氛，是那麼的適地，水準難得的港產片。



百家廊 余僉明

土樓鄉愁

一聲聲問候聲，聲聲入耳，土樓人家沉浸在一片歡天喜地、團團圓圓的節日裏。

春節祭祖是土樓人家一項隆重的民俗活動。大年三十，也就是除夕早飯後，凡是當年添了男丁的家庭都要派人到宗祠打掃衛生，然後在各樓的廳堂掛起祖宗畫像。午飯後，同族宗親或挑或提着備好的三牲、香燭、鞭炮、元寶等祭品前往宗祠焚香祭拜。整個下午，宗親們興高采烈地聚在一起，在鑼鼓聲、鞭炮聲中，大家有序地祭拜祖宗，一直延續到黃昏。在宗祠祭拜以後，各樓再回到各自的廳堂吃年夜飯並拜祖先像。除夕之夜，全樓的宗親便會聚集在廳堂守歲，樓裏的老老少少歡聚一堂，喝茶聊天，敲鑼打鼓。大年初一上午，每座土樓的男男女女都會穿上新衣服，聚集到樓內的廳堂，在本樓德高望重的樓長主持下在廳堂點燃香燭，在宗祠擺滿供品，一起拜祖先像。樓長則講述起祖宗的功德，向後輩宣講本族或本樓的家風家訓。

正月初五以後，土樓人家便開始上墳祭祖了，祭祖方式一般是先祭近祖再祭遠祖。祭祀開基祖先或年代久遠的上祖最為隆重。這時候，祭祀隊伍不僅僅是本村，也有可能是外村的甚至更遠地方的同姓同族人，大家舉着公祭的條幅，或抬或挑着供品，舉着燈籠，鳴鑼開道，浩浩蕩蕩。眾人到了墓地之後先打掃墓地，再擺上供品，點燃香燭，大家先後有序，恭恭敬敬地祭拜祖先，此時，鑼鼓喧天，煙花綻放，鞭炮響起，熱鬧非凡。祭拜儀式結束後，大家便一起吃飯喝酒，共商同宗同族的公益事業。

春節假期一過，外出工作學習的土樓子孫又背起行囊，準備遠行。依依不捨的父母親把自家養的雞鴨，自家製作的點心，大包小包地塞到要出門的孩子手裏。老人們目送着漸漸遠去的孩子，孩子們回望着慢慢老去的父母。分別是一種心酸，但又何嘗不意味着希望呢？

離開家鄉土樓或許是人生的起點，回歸故土往往是人生的歸宿。外出幾十年，有成就的便會榮歸故里，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留在生他養他的土樓裏。沒有什麼成就的也會回到土樓家鄉，家鄉對他們來說永遠是避風港。所以土樓出去的人不管成功與否，不管走到哪裏，都會把家鄉土樓當成他們的人生大舞台，盡情演繹他們的一輩子。哪怕是那些在遍布世界各地數以萬計的僑胞，他們都會回到家鄉修繕老家的祖宅，或者修橋鋪路，捐資公益等等。即使他們客死他鄉，也要叫後代幫他們完成心願，把骨灰帶回來葬在祖地，回到養育他們的這方水土。

每一座土樓都見證了一個家族的歷史，每一座土樓都是千千萬萬土樓子孫的故里。不管土樓的子孫走到哪裏，他們的根永遠在土樓裏。翻開那一本本發黃的族譜，裏面記載着每個家族的歷史，記載着每個人的名字。不管土樓的子孫身在何處，他們都有着再也熟悉不過的方言，他們的身邊裏都流淌着同樣的血液！不管土樓的子孫從事什麼職業，他們永遠都有一個不變的身份，他們永遠都是土樓人，也許，這就是一個土樓人和這座土樓融為一體的宿命吧。

夢中常想起家鄉的土樓，想起滿頭白髮的父老鄉親；許多童年往事湧上心頭；夢中常想起家鄉的土樓，滿是離開家鄉的頻頻回首，滿是廳堂裏永遠不滅的那盞燈火，滿是魂牽夢繞的鄉愁！



網人網事 理美美

風很大的輕醫美

疫情衝擊下，許多行業如墜寒冬，卻有一個行業偷偷地過着春天甚至夏天，小說說的不是口罩工廠，而是輕醫美。

前幾日，自疫情一起就藉口不方便實則犯懶的小狸終於重新做了美甲。去之前還一度擔心熟悉的美容店會不會已經倒閉，推開門馬上知道多慮了——一屋子的美女正在以各種方式熱火朝天地在變美之路上狂奔，其中尤以輕醫美區域最為熱鬧，美甲師輕描淡寫說老闆又準備開新店了。

輕醫美，有別於動不動就「削骨、墊假體」的傳統「醫美」概念，是用無創或微創的醫學美容方法進行專業肌膚保養，代表項目有熱瑪吉、光子嫩膚、刷酸等等，優點包括恢復期短、見效快、風險相對小、價格也相對親民。除此之外，輕醫美還有一個核心優勢，那就是如果說傳統醫美是「整成別人」，那輕醫美講求的則是「整成更好的自己」。

便宜大碗還能邏輯自治，這種好事的勢頭怎麼想也知道弱不了。

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有業內機構調查顯示，2014年至2020年這6年間，中國醫美市場的規模由501億元增長至1,795億元，年化率24%。其中，手術類即傳統醫美市場規模由25億元增加至556億元，而與之相對的非手術類即輕醫美市場規模則由276億元升噴至1,238億元，至2020年時，已佔到市場總份額的69%，成為絕對主流。

而且，輕醫美的主力消費群體是真正的年輕人，九十五後那種。

是的，當小狸這代「老阿姨」30歲還在考慮「用SK2會不會過早？」的時候，Z時代的孩子們不僅已經用了上

La Prairie魚子醬系列，更已經把輕醫美的各個項目當成了家常便飯。

根據某醫美平台的統計顯示，2020年中國醫美消費者以20至25歲佔比最高，達到36.84%；26至30歲次之，佔比26.64%。兩者相加，已超過總人數的六成。

輕醫美的高佔有率和它的高復購率有着直接關聯。與傳統醫美「一刀定江山」的特點不同，輕醫美的項目基本都不是永久的，需要每隔一段時間就重複做一做。換句話說，輕醫美其實和傳統醫美並不是一類，反而和日常護膚是一個性質，屬於生活美容的消費升級。也因此，正如德勤報告中所說，輕醫美精準的受眾並不是傳統醫美的固有人群，而是正在被教育並且逐漸接受「輕醫美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新客群。也正是那群九十五後——畢竟，「不是整成別人而是整成更好的自己」這個賣點實在是在追求個性的Z時代的菜了。

最新的新聞說，深圳暑期迎來大學生醫美潮，整個8月份預約醫美的客人中，有50%是大學生。而今年春節的「原地過年」更讓數不清的姑娘與高採烈地終於有了合適的恢復期做熱瑪吉——數據顯示，今年2月份，內地皮膚美容的消費規模同比增長了962%。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在追求美的道路上無論如何努力都無可厚非。只不過，仍有三點小狸忍不住想絮叨一下：一是需要謹記輕醫美也依然有風險，做任何決策時必須慎重；二是要時刻警惕相貌焦慮對自身的影響，要學會在「顏即正義」的畸形社會價值觀中保持清醒，堅持自我；三是老生常談的心靈美，那句「美麗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靈魂萬裏挑一」雖然說爛了，但仍是真理。



信而有征 劉征

任何事，一旦進入公眾視野，那必定已經相當驚世駭俗。倒不是平凡的日常我們沒寫，實在是寫了也不會有人來看。於是，過分的婚鬧，就像那些異常事件一樣，鶴立雞群，怪誕、誇張，乃至令人氣憤。

實際的情況是，我們一生或許會參加幾場婚禮，遇上婚鬧的機率並不高。一場婚禮，行至酣處，才是婚鬧。這一晚的前半段，一直是和風細雨的。賓客都穿着得體，面帶微笑和主家寒暄。在來之前，這些人或許還有些倦怠，尤其一想到付出去的紅包，心裏更覺得不值得。可這會兒進了宴會廳，看着滿眼的紅色，喜慶的人臉上都掛着笑容，賓客的心情一下就變好了。放眼望去，除了生人，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熟悉的面孔。大家許久未見，剛好藉此機會聊上兩句。而且，你不必害怕無話可說。婚禮的音樂馬上就要奏響，這場表演，觀眾的交流只是點綴。然後便是新娘的眼淚。在新人對視的時候就那樣忍不住地流了下來。火紅而熱烈的色彩在眼前跳動，暖暖悶悶的。你甚至分不清

是先有了新娘的淚水，還是先感受到了大廳眾人的感動。總之，有一種美好，是我們從來無法具體描繪，卻都知道的一種感覺——幸福。新聞裏經常出現的殘酷婚鬧，我們難得一見。至少在我，從沒經歷過。上一次我參加婚禮，還是四年前的事兒。那場婚禮對新人最厲害的強迫，應該是在司儀的帶領下，逼着新人當眾接吻。那新郎有些羞澀，最終還是笑着甜甜地吻了下去。再之後，就是眾人起哄的笑。然後驅車回家。

沒有人想着要去婚房，婚禮行至婚宴也就差不多完了，婚房屬於夫妻二人。我想那些鬧婚房的人，一定是關係極近的親友。這樣說起來，婚鬧便是一場交情的考驗。儘管或者新郎會被脫光衣服，但他無法生氣，因為這種犧牲並不是懦弱，而是一種容忍。這其中的心理過程是，鬧劇愈劇烈，愈證明新人對友誼的忠誠。就像一個酒桌，敬酒的人並非為着這杯酒，而是討個交情，也是抬舉對方。所謂酒品鑒人品，實際上就是看你是不是給面子，敢犧牲。中國人熱衷於給人介紹對象，也是套交情。這種話術的目的是通過關注對方的隱私，

婚鬧

以重視對方的方式強行建立一種聯繫。婚鬧，與敬酒和介紹對象如出一轍。與其說鬧婚房的人是在搗亂，不如說是以另一種方式承認了新人的絕對主角地位。他們胡鬧的資格，是要在新人的默許下賦予的。這是一次不明朗的權力讓渡。肯定了對方過分的行為，也相當於授權於對方，讓他像自己一樣在今晚閃耀，並沾染上主角的光環。等鬧絕不會沒眼色地湊這個熱鬧。即便會，也是敲敲邊鼓，當個旁觀者。鬧得最兇的都是自覺最有資格的好朋友。在這個場合，借助這種表達，他們以婚鬧的方式，強行證明了他與主角的親密，並因為新人的容忍顯示了他們所言不虛。

這個婚鬧物語，最早流行於漢代。在先秦的時候還是沒有的。那會兒的人因為結婚意味着親人分離，親長衰老而「三日不舉樂」。漢代開始，董仲舒提倡了獨尊儒術，而儒家所追求的主次、等級、親疏都一一展現在這場婚鬧的典儀當中。不過現在，經歷了這漫長的歷史，傳統正在被驅趕。這證明，我們的文明變了。大家都不再願意花錢去看別人當主角，也不再指望通過別人的授權獲得榮譽。